

東
堂
集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七

宋 毛滂 撰

書

上察訪書

某頃與富人同里巷度其囊橐之物可富十世他日某
宦游而歸裁三歲爾蕭然環堵烏過不止問其鄰則曰
富人無良子而役事其門者非復父祖時客集為之慨
然因知十世之富不可恃顧人如何耳匹夫編戶之民

其勢力固微淺易竭然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主其成敗之理亦未嘗不在人也桓彝初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比來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誠如此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重耳亡國之公子也其從者皆霸王之佐則基天下者可無人乎大司農之錢不足為賦武庫之兵不足為利金城天府不足為高深日出萬里不足為廣遠得人則興失人則亡理必然

也故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途則無
由惑矣儻宰相不下士郡守不俛眉而天子玉懸十二
雖虛心明目亦何自而知之苟無其人則十世之富不
可不慮也故曰士者國之重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爾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經國恭
以聖主方馳騖唐虞折節三代春施電斷無得而名其
佩紫懷黃朱丹其轂者皆先朝望人一時名勝士也故
六印磊落駢組流離雖然昇平之風亦豈無遺策骨鯁

之臣猶未訖義槩琬琰之士猶半就煨塵玉闕之西尚
屬韃而鳥驚游士長者所以吟嘯而扼腕而聖主方思
政明堂訪道宣室廟堂之上非却客而不納顧隱鱗卜
祝藏器屠保者正自匿景收光深閉固拒莫可鈎致爾
某屬者薄游京師嘗獻書闕下論取士為急且曰願陛
下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雖曰丘園耿介之秀
方且與猿鳥為伍而遠方寒峻往往沈於下僚給事廨
役朝廷當遣郎官御史風采為天下想見者巡行風俗

因不遠千里羅而致之書奏不報某亦去為東諸侯負
弩吏去年之官側聞閣下乘輅握節出國東門下汴浮
淮入于吳東西州面見長老子弟為上陳德義示好惡
深汰珪符妙簡銅墨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
備意東南數千里之間秀民佳吏往往間出如南金大
貝陸離道傍閣下一引手可盡取之今果已爛然盈篋
積乎閣下暴露車騎幾半天下亦良苦矣某竊為閣下
計無過於得人而閣下為朝廷計度亦不出於此符堅

云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符堅
蠻貊之黠爾崛強兵戈之間猶知得士為貴況我明聖
時耶某嘗讀雋不疑傳知暴勝之為賢使者何則勝之
衣繡持斧威振州郡乃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
進賢冠帶櫛具劍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
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
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躡履起迎不疑據地而言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勝之敬納其戒又表薦之不

疑遂立名迹卒為賢京兆嗟乎勝之賢於大將軍霍光
遠矣吏民當見大將軍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扶持蕭
望之以不肯往謁獨不除用向使勝之必欲解劔則不
疑之去不可挽而來矣韓朝宗為採訪使約與孟浩然
俱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
朝宗約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其他卒不赴朝宗怒辭
行浩然不悔也士之自好者內必有所恃而樂者達不
達正自初無增損而急賢之心在韓而不在孟韓公顧

得一賢者充使事為不可失爾故貴有所屈賤有所信
此上下相求之道當如是伏惟察訪戶部閣下名節自
將氣畧經世穿穴古今咀嚙英華有暴公敬客之心無
韓公怒去之色雖然曾不知登門上謁之人有足以煩
閣下躡履而迎納之堦陛者乎某早衰多病流落不偶
嘗趑趄於筆硯淺事前世之理亂古人之是非亦講其
大方矣若夫論都邑之壯觀鋪郊廟之縉儀頌聖賢之
相得以至蘇李之餘風沈宋之遺韻雖不敢自以為涉

其流抑不肯謂不可以進也前日傳車過吳江旁邑令
皆得以職事詣節下受約束某獨以病臥家忽忽久不
平顧有平時所作無用之言欲以唐突宗匠未能也邇
來病小間輒收拾無類無慮三數十篇并嘗進聖德頌
一篇專人奉書投獻方今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某
非敢以自名希與諸君均茵憑也或者使郭隗自周往
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爾異時乘朝車處國士揖讓
於人主前皆閣下客顧豈厭多乎哉况閣下所以答主

知為國計者無出於此某頃為上陳取士之策既不報
胃臆約結久無所告語比聞閣下之風輒殺青千里少
見梗槩然平日竊先生之餘論反覆古人紙上之語蓋
有深於此者異時苟得委質閣下願繼此以進區區惟
裁察幸甚

上時相書

某聞仁義之塗詩書之府有氣也冷然而清煒然而光
璀璨而徜徉中之者能使其言炳然而成章不知此果

何氣也然鐘鼓膏粱之地綺襦紈袴之間迎之則釋然
散取之則漠然空獨山林枯槁之士餓夫逐客羈旅之
時乃得之至與之寫孤憤道阨窮發物理之精微論古
今之成敗俯仰上下隨其筆端疊疊令人不能自休異
哉此果何氣也中之者無乃反為病癖不幸乎雖然清
廟之歌玉牒之文其所以黼藻德音丹青盛節者是必
薰醲涵浸於此氣者也至是亦能使人離疏釋躋凌厲
清浮故結綬金馬之庭高議石渠之上是氣也蓋常與

人並遊矣追觀往古此氣未嘗不爛熳陸離於其間所謂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蓋出乎此也凡詩書六藝之文特其氣之最為純粹光明者班固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噫噫此豈治世所當乏也則其中於人果以為病癖不幸乎又豈得繫乎時有用否哉其不用也得無直為時之不幸邪所以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

時也士何預焉此氣端處乎貴賤之間爾周衰勃勃然
出於夫子之徒其末也謬悠於莊周之間往而之孟軻
則浩然而醇深又往而之司馬遷班固揚雄則高妙而
精確又往而之韓愈柳宗元輩皆宏肆而雅健卒使其
人與世齟齬爵位不躋是所謂中此氣者無乃為病癖
不幸乎天下治安王者所以告厥成功明示德意渙揚
休烈也藏之金匱石室所以表裏詩書皆廊廟之器王
佐之才豈特長使懷鉛提槧游談供奉充翰墨之苑而

已昔人懷負湮鬱其采色不得耀於當時則膏馥必將
貽於後世故述往事思來者用垂空文以自見此孤憤
離騷潛夫之論所以作也某江東諸生少小無所好唯
不幸嗜啗古人糟粕饒饜無節鬱積成塊今疾證頗類
中此氣者然沈吟痞結莫見起色念欲捷步深林潛舟
丘壑觀魚鳥以發興覽江山而為助援琴以賡汾亭之
操杜門而續茂陵之書用此除治刮散而出之庶幾潛
塊之能已也恭念主上方嚮意儒學公卿大夫彬彬起

而舉者出矣儻猶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顧豈
一旦折簡可致之哉譬如場師之養木也雖欲為棟梁
材然必自拱把而養之欲致干雲蔽日之幹者常徙之
於葱青毫末之時至其落落十圍盤踞偃蹇則豈有可
移之理哉人材正復在於素養也今士之處隱約間俄
忽絕塵而起可使追叅高妙者必有人焉此造物者當
先識而早定也唐太宗謂房公曰公為僕射當為朕廣
耳目訪賢才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偉人哉明主

所以求宰相之意非房公何足聞此言且公孫弘獨何
人也能起客館開東閣以延天下賢士後人至為唏噓
不已又為馬廐車庫奴婢室豈士之不足計較有無如
是哉恭惟主上以堯舜之資垂衣法座乃登相公於朝
而天下以稷契之道責望於相公甚厚藉令丙魏可作
當使順下風而立房杜復能張目將不得仰視也蓋豈
不暇為公孫弘事乎顧如某輩素不為當時所推擇相
公未嘗聞其姓名何從得充下館序後塵也悠悠此身